

《三國演義》中的「忠」與 「孝」

主持人：林啟屏 教授

與談人：林慶彰 教授

曾守正主任：

敬愛的田浩教授，林院長、林老師，還有在座的許多老師，包括我們系上的車老師、逢源老師，還有張曉生老師、志煌老師、林師母、諸位學術先進、師長、同學早安。首先我很誠摯地歡迎各位蒞臨政治大學中文系參與今天的王夢鷗教授講座。王夢鷗教授出生在 1907 年，2002 年辭世。一生講學 70 年，其中曾經在中學任教過，也在廈門大學任教過大約 7 年的時間，從 1956 年開始到本系任教，1979 年的時候榮退，一生作育英才無數。王教授的學術著作等身，專著約有 30 種，單篇論文約 90 餘篇，當然還有許多創作作品。王先生的學術跟他的文藝創作成果是很豐碩的，尤其是在經學中的理學，子學中的陰陽五行思想，還有古典文學，尤其在唐人的小說，文學理論包括文心雕龍，皎然《詩式》等等的研究。對西方文學、西方文學理論的翻譯，包括華倫、韋勒克等，都有很多的成果出現，更重要的是，他把中西文藝觀念重新整合掘發，建構了

屬於自我的一套文學理論。尤其在文學理論或文藝美學這樣的大作裡頭。我們可以看到，王先生從最基礎的校勘，然後注疏一直到論述，都有非常紮實的成果，無論在廣度或深度上，都可以成為我們的楷模。本系在 2005 年的時候就成立王夢鷗教授講座，在這講座裡頭，我們通過學術演講，來向王先生致敬。

這個講座，大概每年都邀請一位國內外著名學者，包括普林斯頓大學的周質平教授、上海復旦大學的陳思和教授、英國倫敦大學的傅熊教授、南京大學的莫礪峰教授、美國哈佛大學的王德威教授、威斯康辛大學的倪豪士教授、香港教育學院的陳國球教授，還有中央研究院的丁邦新教授、復旦大學陳引馳教授。過去我們邀請了這些學者來為我們指引方向、心得，我想長期藉由這樣的方式來緬懷王先生以及策勵我們自己，今天很高興的邀請到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田浩教授，田浩教授教主要研究領域在中國的學術思想、古代史。2001 年曾經獲得德國洪堡獎項，這是個重要的學術獎項，2000 年之後在海峽兩岸許多重要的大學研究機構，從事訪問、客座、講學的工作。

這次分別安排三場講座，分別是〈《三國演義》中的「忠」與「孝」〉、〈朱熹「淫祠」祈雨文的分析及其深義〉、〈朱熹對「夷」的看法及其價值觀的普世意義〉，我想這三場演講應該可以展現出田浩教授非常獨到的見解，非常高興田浩教授能夠應我們的邀請來到政大。這次的講座當然要感謝許多人，尤其必須感謝車行健教授居中策畫、推動，感謝三場的主持人，第一場的主持人是由

院長林啟屏教授來擔任，還有在座的陳逢源教授、車行健教授，感謝這三場的與談人，我們在場的林慶彰老師、夏長樸老師、劉祥光老師，當然也要感謝陳可馨助教細心的執行，最後再次感謝田浩教授遠道而來為我們帶來這樣豐富的學術分享。當然更要感謝諸位的參與，最後，敬祝這個禮拜三場講座順利成功，在場的各位貴賓平安愉快。

主持人林啟屏教授：

田浩教授、林慶彰老師，以及主任和在座的各位老師及同學大家早安。我今天非常高興有這樣的機會來主持田浩教授的這場講座。幾年前，我跟學界的一群朋友到了 Arizona 參加由田浩教授舉辦有關朱子思想的研討會，在會議上田浩教授做了相當多很好的規劃，讓那時候來自許多不同區域的研究者能夠做很好的學術交流，我覺得那是一個非常美好的經驗。事實上我們可以如此看：在今日交通繁忙的時代裡頭，學術的交流本就是我們應該持續發展的方向。不同區域的學者在他們研究的議題上面有蠻多值得我們參考的。雖然我們隸屬東方，好像有很多屬於我們要研究的課題跟對象僅僅只是來自我們本身生長經驗的主題，例如歷史、思想與文化。但是我們千萬不要忘記，在不同的生活世界中，他們所看到的東方世界，可能是從另一個角度出發，甚至也因為他們在不同脈絡底下觀看我們過去可能習以為常的主張，反而容易發現背後卻蘊含著我們這塊土地上面許許多多的價值系統運作的痕跡，只是我們因為太

過熟悉而不清楚。所以當不同區域的學者一起共同交換他們過去的學識所得的時候，常常具有相當多的啟示性作用。我覺得今天非常高興的是，田浩教授在相關中國思想領域是非常有成就的一位學者。就我所知道，田浩教授在有關朱熹的思想研究上，和余先生《朱熹的歷史世界》的成就，可以相互映照，能夠從思想、哲學的部分，給我們一些啟示和啟發。

我個人對於主持第一場的課題，也稍微簡單看了一下田浩教授撰寫的相關文字，正如林慶彰老師所說：有收穫，但要讀得很辛苦。很辛苦是因為裡面有一些辯證，而這些辯證是必須得用非常精準地思維方式去釐清。那為什麼這麼說？我在看田浩教授的講題和相關文字的時候，我腦海第一個浮現的這是一個 **tragic dilemma**，這是一個悲劇的兩難，什麼樣的悲劇兩難？忠孝可不可以兩全？在傳統中國儒家思想的發展上面，常常出現的有趣議題，包含田浩老師在裡面引用的儒家例子。其實都凸顯傳統東方世界在人與人關係的建構當中，血親關係具有高度的優先性。因為具有高度的優先性，因此當不同價值產生衝突的時候，古老的世代，其實是透過選擇血親為優先的行動來做為他們安身立命之所在。但是曾幾何時，我們常會有類似這樣的話語：忠孝不能兩全的情況下，我們要移孝作忠。這觀念對目前一般生活而言，覺得非常平常自在，但它是怎麼翻轉的？是在什麼樣的脈絡底下變成這樣的情形？在我們一般庶民文化當中，什麼樣的文本去宣揚了這樣的價值理念？我覺得這是值得我們問的問題。或許早期我們不會想到這個問題性，但是透過

學者們的研究，我們逐漸發現這當中其實有一個非常微妙的轉換時間點。也許在我們日常生活的移商換羽之際，我們完全沒有感受到任何的變化，但它卻已經造成我們思想典範上面的改變。我覺得田浩教授這次的講演，一定能夠滿足我們對這個議題的了解與想像。那麼，我不佔用太多時間，我們是不是熱烈掌聲歡迎田浩教授來為我們進行今天的學術講座。

田浩教授：

我很榮幸有這個機會來這裡與大家交流。不過在收到貴校邀請的時候，我覺得可能存在一些誤會，因為王夢鷗先生最有造詣的應該是文學方面的研究，同時對經學、尤其是儒家經典也非常有見地，可是這些領域我都是外行。我基本上只研究宋金元的思想史，而且都是儒家的思想，所以貴校的邀請令我有些許尷尬。可是我覺得這是一次回歸臺灣的好機會，我並捨不得就此放棄。我曾多次離開美國，但是臺灣是我 1970 年初出茅廬時拜訪的第一個國家，並給我留下非常美好的回憶。此外，我的岳父母葬在北投，每次來臺灣都會去掃墓，回家的感覺。這個演講的機會對我來說是個特別大的挑戰，因為我的研究領域不太能配合。以前的主講者都是來自普林斯頓大學、香港大學等知名學府的傑出教授，我實在無法企及。雖然你們可能不太熟悉我的研究，我還是很高興能抓住這個機會回到臺北。我到這邊來可能有一個好處，就是你們可以聽一個老外說國語，俗語說：「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夷狄說官話。」可是因為

要有學術交流，所以我覺得年輕人也需要學習如何聽懂老外說中國話。這個星期我要闡釋的立場可能有一點兒奇特，同時也可能存在不少錯誤，但是我覺得有機會交流、交換意見非常重要。

今天的這個演講，首先我發自內心的向王夢鷗教授致敬，特別在小說方面，王教授的研究博雅且深遠。不過好像不太關注《三國演義》，所以我覺得我也許可以稍微講這個小說。長久以來，我一直對於《三國演義》很有興趣，一個原因可能是：我是男的，喜歡打仗這樣子的故事。但更重要的是《三國演義》這個小說（尤其是有關諸葛孔明的故事），有很多方面可以從思想史的角度來討論。我覺得《三國演義》有另一個好處：每次我在沙漠裡開大學中國通史的課的時候，都會要求學生念一下英文版的《三國演義》，從《三國演義》中思考一些問題，尤其是漢到明時期中國民間的價值觀。學生們，特別是美國人，認為中國的價值觀到了 20 世紀才有很大的改變。你們當然很清楚中國的價值觀其實一直有演變，不斷地在變化。而今天的這個題目是「忠」、「孝」價值（觀）之間潛在的衝突，或者存在的一些矛盾，從而導致個人不能完全滿足這兩者的要求。這個有關忠與孝之間的選擇當然不是從《三國演義》開始的，可是我覺得《三國演義》為我們檢視這個問題提供了比較好的故事，能看出比較鮮明的結果。特別是當我們把它跟孔孟的《論語》、《孟子》進行比較的時候，這會變得更清楚。今天我想特別討論單福和他的母親的故事，因為他的母親明確地表達了忠與孝的關係。從這開始，我會討論一些其他的例子，希望可以從另外一個

角度看這個小說。

投影片上的是我女兒田梅替我找的《赤壁之戰》電影裡的一些照片，因為她也很喜歡這部電影。她也替我做了這星期其它的投影片，其中會有主要的原文。

我們從《論語》開始看這個矛盾，忠、義、孝的區別。孔子遇見一個南方小國的官員，人稱葉公，他說：我們這邊的人很正直、很好，假如一個人的父親，攘一隻羊，意思就是偷了別人的羊，而這個人的兒子卻很正直，兒子就會告訴這個政府官員：我父親偷了別人的羊。官員覺得如此大家都忠於國家，所以他們那邊的人品很好、很正直。孔子回答說：我們的老家不同，我們的道德觀念跟你們不一樣。假如父親有類似的事情，「父為子隱」，就是說父親會保護兒子，同時兒子也會保護父親。孔子認為直的道理其實是在這邊，這個才是正確的方向。孔子很清楚的表示：他覺得一個社會、一個國家應該從人倫開始，特別是家庭關係，這是最主要的。

孟子討論這件事情更清楚、更激烈。有人問他，舜作天子的時候，皋陶為士，皋陶的官位，是管犯罪方面的官。假如，舜的父親殺一個人怎麼辦？孟子回答說：去抓而已，皋陶沒有別的選擇，官的責任是去抓犯罪的人。可是有人就問孟子，難道舜不要他的官這樣做嗎？孟子回答：舜沒有辦法不讓皋陶去做，因為皋陶有這個做官的責任，可是舜要怎麼做？孟子說：舜會放棄天下。與父親相比，天下並不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舜會帶著父親，為了保護父親而逃走。他會跑到海邊偏僻的地方，很遠的地方，在那邊住下來，

快樂地陪著父親，放棄、忘卻國家。所以說孟子於此更加清楚。孔子所用的例子比較輕，因為偷一隻羊是比較小的事情，但是殺一個人，則是重大的事件。舜為皇帝是政府的領導者，但他肯放棄他國家的皇位，就是因為父親比國家還要重要。孟子也說明，舜了解事情的狀況，對人倫也很清楚，他根據仁、義、情，所有行動完全從仁義出來，不僅是信仁義而已。仁義就在他的心裡面，所以他可以這樣做仁義的事。另外一個更透徹一點的例子，就是假如舜發現天下歸從於他，可是他對這個事情看得不太嚴重，一般人不能這樣做，只有舜可以有這樣子的看法。他了解假如無法使父親滿足，讓父親快樂，就不能算是一個人。不聽從父親，就不可以做一個兒子。這樣子比較，算比較極端的例子。除此以外，舜可以改變他父親的看法，父親的道德。做這樣好的榜樣，你可以孝順到一個地步，去感召他行為不當的父親成為一個好人，從而影響全國百姓。做到這種程度的孝順跟以法律為國之本的理解非常不同，完全是另外一種價值觀。

現在再換到《三國演義》。先討論單福（徐庶）跟他母親的情況。單福是一個聰明的人，給了劉備一些很好的謀略和意見，幫助劉備贏得了幾個戰役。曹操對為何劉備會開始打勝仗感到很奇怪，後來發現是用了單福的一些計謀，所以曹操就派人去抓單福的母親，並把她帶到都城。單福的母親見到曹操的時候，大罵了他一頓，因為她希望曹操把她處死，這樣子兒子就有更好的理由協助劉備攻打曹操。曹操很生氣，要殺了單福的母親，可是曹操的顧問程

昱說：不行，假如你殺她，就中了她的計，應該用更聰明的辦法，讓她待在這邊，並且讓顧問常常送她禮物。單福的母親寫了幾封感謝信給程昱，程昱就學習單福母親的筆跡，捏造一封信寄給單福。大意就是告訴單福：你弟弟去世之後，我沒有人可以依靠，只有你一個人。在信中她告訴兒子她在曹操這邊，而且曹操差一點就要殺死她，但程昱幫忙讓她能夠活著。在信中她還告訴兒子，如果你來投降曹操的話，就可以免我一死；假如你不投降的話，我就完了。她強調兒子應該了解孝道，一定要來救母親的命。投影片劇照是電影的單福，徐庶。單福看他所認為母親寄來的信，繼而大哭，因此先到劉備那邊說清楚他為什麼要離開。他說不能再像以往那樣負責地給劉備出謀劃策了，因為他太擔心母親的事情，所以希望劉備能准許他離開。劉備同意了，可是劉備的一些顧問們當然極力反對單福離開。這個時候，劉備展現出非常標準的孔孟思想：假如不讓單福離開的話，等於不仁不義。我們不能讓曹操殺單福的母親，要不然全天下都會覺得我們只是在利用人家兒子幫我們打仗。劉備還說：我不願做不仁不義的事情，假如你們要求我做不仁不義的事情，我寧可死。這是很嚴重的話，也表現了傳統的儒家概念，《三國演義》的讀者看到這裡的時候時，會想這小說很贊成劉備的立場。

於是單福告訴劉備：第一，無論曹操使用任何壓力，我一輩子都不替他做事，不幫他打仗。可見單福對劉備依舊很忠誠。第二，單福離開之前告訴劉備，應該請諸葛孔明來為他打仗謀劃，因為諸

葛亮比單福有更好的計謀。單福到都城的時候，曹操派了荀彧、程昱，在南門等著他。單福來了，他們帶他拜會曹操。曹操就跟單福討論，一方面問他，你為什麼要隨著劉備走，替他服務？這是個傻子般的計畫，因為劉備這個人根本沒有什麼前途！單福解釋了一下，不過很快就把這個話題轉到他母親的事情上。曹操告訴單福，你之後就可以早上晚上都帶著你的母親，做一個孝順的兒子，而且還可以替我謀畫。這時單福一方面表示對曹操的感謝，去接他的母親；另一方面卻沒有直接回答曹操的要求。

單福和母親會面時所說的這一段話我覺得特別有趣，你們可以仔細閱讀投影片的原文，我也稍微強調某些地方。單福的母親說，他的兒子是辱子，很笨，而且覺得她兒子從前學習得不好。只是碰到劉備以後，才有點用處。可是單福不知道，雖然他是個讀書人，他還不了解「忠孝不能兩全」。這就很清楚地點出我們今天的主題。單福的母親接著強調了劉備的優勢，並說曹操只是一個賊，特別強調單福這樣行為「玷辱祖宗」。很有趣的是，她用了辱，玷辱，和上面的辱子同樣的話。意思是雖然兒子想要盡孝道，可是假如不了解人需要對正義的政府的領導忠心的話，這樣的孝道會同時辱沒自己的祖先，可見這是個非常激烈、很透徹的例子。下一段就更激烈，單福被母親痛罵的時候，跪在地上，沒注意到母親跑到裡面去自殺了。看到這裡時，讀者可能覺得這個女人太過份，會為這樣的事情鬧到自殺。

可是《三國演義》的作者很顯然地強調單福的母親有正確道德

的準則。比方說，單福的一個朋友司馬徽來探望單福，發現單福不在，跟劉備討論。他強調單福母親的想法很明確，一直跟隨著忠孝之道，她不會寫這樣的信，假如出現這樣的信，一定不是單福母親所寫的，所以單福是被曹操詐了。司馬徽還說單福到那邊去，他的母親一定活不成，假如單福不去的話，他的母親還可以活著。劉備弄不太清楚，司馬徽便更透徹地說：徐母高義，而她兒子則不夠了解母親。萬一這樣不夠說服讀者，小說的作者還加了一首長詩（請看投影片的原文），讚美徐母做賢人，而且她的忠義到一個程度，就是守節，補充了家族的道德。她也告訴自己的兒子，自殺是為了避免單福跟著曹操走。這首長詩把忠孝不能兩全的觀念說得很清楚。以下舉兩個不同的例子。

接下來這個例子也很有趣，因為貂蟬是一名女性。她從小就被王允培養，王允把她當作自己的女兒一樣對待。有一天晚上，王允從朝廷回來後很難過，貂蟬看到王允這麼難過，自然而然地為父嘆息，王允一聽，他覺得這個女人大概在想男女之事，所以罵了她一頓。可是貂蟬說，她注意到父親很難過，假如她可以幫助父親的話，她無論如何一定會做。王允就馬上跪下，向她磕頭。當然作為女兒的貂蟬覺得很不恰當，她也跪下來，問父親，這是什麼意思？王允說，誰知妳竟然解決了漢朝的一大難題。之後王允替她擬了一個計畫，一個連環計，就是要把她獻給呂布，送給呂布當作妻子，可是呂布走之後，王允請了董卓來，讓貂蟬先來跳舞唱歌，而且說假如董卓喜歡這個美人，王允會送給他當做姨太太。貂蟬跟王允有

稱得上孝的關係，雖然他們不是真正的親戚，還是算一種孝的關係。而且呂布認董卓作父親，以密切他們在軍事上的關係。所以王允想利用呂布去殺董卓，當然這個計畫很複雜。例如，有一次董卓看到呂布跟貂蟬親密地說話時，董卓很生氣，要殺呂布。但董卓的顧問說：這個女的不值得你們父子起衝突，你最好把這個美女送給呂布。董卓開始想這是個好辦法，可是貂蟬說服他說：我只要跟你走，假如不能跟著你走，我就要自殺。董卓很得意，就沒把貂蟬送到呂布那邊。王允準備利用這個情況激怒呂布。他們兩個人討論的時候，呂布說，他一定要殺那個老賊，可是假如殺他的話，歷史會說他殺了自己的父親，大逆不道，歷史會對自己有負面的判斷。可是王允很聰明地說：假如你幫助漢朝皇帝的話，你就是個忠臣，這樣你在歷史會有好的記載；可是假如你幫助董卓的話，董卓是一個圖謀取代皇帝的人，這樣你在歷史上會有壞的名譽，所以說服呂布，協助謀殺董卓。我覺得這個例子很重要，因為孝道在這裡的關係，雖然不是真正的親子關係，但同樣講究孝道，但是不如對漢朝、對政府的忠義的強調。這個例子可以幫助我們了解這小說的立場。

《三國演義》最主要的部份，就是劉備、關羽、張飛三個兄弟的關係。他們之所以結為兄弟，是為了保護皇室、幫助漢帝恢復漢朝，可是他們雖然有善的目標，但卻很難實行。因為這個兄弟關係，很容易影響到他們對朝廷、對皇帝的忠心。這個路線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理解傳統儒家的道德觀。當然，在《三國志》，劉備與

關羽、張飛的兄弟關係雖然有提到過，但不是很周到，只提一下就完了，而且關羽、張飛這兩個人《三國志》也不是特別重要。可是在《三國演義》，關羽、張飛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特別是關羽，最重要的事件都與關羽有關。比方說，有一次關羽認為自己只可以向漢朝的皇帝投降，曹操則覺得並沒關係，因為他控制著皇帝，所以等於是投降曹操。而且曹操非常佩服關羽，因為關羽相當尊敬劉備，雖然曹操給了他很多好處，可是關羽還是不曾背忘他的頭一個主人劉備。曹操認為關羽這樣子的情操是對的，後來關羽雖然離開了曹操，可是曹操依舊佩服關羽。離開曹操的時候，關羽說：有一些恩典還沒有報答你，應該替你做點事，有機會希望可以報答你。這樣一句話，後來引起很多麻煩。比方赤壁之戰以後，曹操逃跑到華容道，諸葛亮為了抓曹操，安排了關羽在那邊埋伏。可是曹操很聰明，他很謙虛地向關羽說：將軍，我們分手以後到現在，你都好嗎？這樣說，讓關羽想到他們以前的關係。但開始的時候，關羽的確聽從了孔明的計策，並說：需要以信為重，需要負責答應劉備的事情，必須抓住曹操。可是曹操一直要說服他以信義為重，到最後因為關羽過意不去，就讓曹操逃脫了。關羽回到劉備、孔明那邊以後。孔明說：你犯了罪，我必須殺了你，可是劉備跟孔明說：雖然他有錯，希望軍師能讓關羽戴罪立功，暫且擱置這個罪過，等將來有機會做出更重要的貢獻，好抵銷今天的罪。

關羽未由此而受到教訓，而且沒有收斂他的傲氣，便忽視了自己收復漢室的職責。比方說，吳國要給他的女兒安排一樁婚事時，

他不僅拒絕了吳國的安排，而且得罪了吳國，說對面的兒子是一隻狗：「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所以吳國利用機會便抓住了關羽，殺了他。後來關羽的鬼魂就到劉備那邊要求替他復仇，畢竟他們三個兄弟早有誓盟，他們要同生共死，假如一個人死掉，剩下的人一定要報復。劉備十分生氣，以致於不在乎漢朝的前途，一心只想報仇。雖然孔明想說服他，趙雲也想說服他，都沒什麼效果。比方說，趙雲告訴他，國賊是曹操不是孫權，要攻打的不是吳國，劉備應該很清楚公事與私事的區別。可是劉備不能按照原來的目標保護皇室、幫助皇帝恢復漢朝，也不能再優先考慮這個目標，他只想要為他的兄弟復仇。當然，這也是《三國演義》中劉備為什麼失敗、漢朝為什麼沒有恢復的理由。

扼要地說，從《三國演義》的立場來看，假如你把孝順父母當作優先的話，很容易對國家有消極的影響，也可能損壞你的名聲、辱沒自己的祖先。而且如果你利用家庭關係中的稱呼（像父母、兄弟等），以孝道增強機構的團結，這樣做法也會危及公事和政府。這兩種孝道，不如忠於政府優先。這種立場跟孔孟的古代經典有相反之處。當然從漢朝開始，孔孟的道德觀已經有些大的改變，因為漢朝利用儒家的觀點成就了他們的意識平臺，或者說他們的意識形態。到了宋明時代繼續演變。我認為利用《三國演義》這個例子，可以幫助我們把忠孝之間的衝突（甚至於潛在的矛盾）看得更清楚一點。而且這個有時「忠孝不能兩全」的問題直到現在還存在。雖然當代人也希望想辦法減弱忠孝之間的衝突，可是從儒家的源頭與

演變來看，忠孝之辯依然很主要。我胡講太多，辛苦你們的耳朵了，可是我很想知道你們的觀點，特別想聽林老師的意見，因為他對這樣的題目更了解，我也希望他糾正我的一些議論。謝謝大家。

主持人林啟屏教授：

非常謝謝田浩教授剛剛生動有趣的講演方法，從先秦以來儒家的思想精神，已經化入庶民的生活世界，形成我們的價值系統判斷和主導我們一些行為的走向。這個呈現在文學文本裡面是蠻有趣的。接下來我們很高興邀請到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的研究員林慶彰林老師擔任與談人，林老師大概在國內某種程度上被視為經學的最大推手，帶起整個經學研究的影響風潮，他對於相關課題其實都有蠻深刻的看法，我們現在熱烈掌聲歡迎林老師。

與談人林慶彰教授：

林院長、田浩教授，曾守正主任，還有各位老師，各位同學。今天來這裡當田浩教授的與談人，最近與談人這個詞使用的頻率多了起來，但是我一直不知道它的內涵是什麼樣，所以我的準備可能不夠周到，敬請諒解。首先談談田浩教授，他是我最好的國外漢學家好朋友之一，我跟田浩教授已經認識十幾年了，每次他到臺灣來都會到文哲所來看我們。有時候聊一聊，一起去吃飯等等，總是很感動。他是余英時先生的高足，所以他們研究思想史的成就都很高。好像三、四年前，我們到亞利桑那去參加朱子學會議，是跟文

哲所一起合辦的。田浩先生這麼盡心盡力實在令人感動，當時他送給我一頂棒球的帽子，我現在都還把它放在客廳的餐桌上，看到那頂帽子就會想起田浩先生。今天能夠獲得政大的邀請來擔任講座與談人，我感到非常高興。

關於田浩先生的講題，其實我是外行人，因為很久以前車行健教授有跟我講說要跟田浩對談，我想說田浩是老朋友，對談應該是蠻愉快的事情，也沒有說要談什麼，最近才說要談《三國演義》，讓我變得很緊張。因為《三國演義》只有大學的時候看過，現在都忘記了，所以趕快去找一本來看，花了不少時間。我只能說讀了田浩先生的大作，做點心得報告。現在我就開始我的報告。

在儒家傳統的道德觀中，忠和孝是最重要的德目，也是古來最受重視的道德觀。《論語》中有不少關於忠孝的論述，當時孔子所論述的忠，並未專指對國君本人的效忠，而是為人謀都要求忠。這裡忠是指盡心的意思，也就是交朋友、幫國君作事情，只要盡心就可以。至於孝，孔子把它界定成為人子的侍親之道。當時作為政治倫理的忠和作為家族倫理的孝，幾乎有同等的地位。但如果相衝突，它們的地位就有了高下，就葉公問於孔子的事情，田浩先生已經做了很詳細地解釋。這裡孔子並不同意葉公對直的理解，這件事仍要以父子之情為重，父親犯罪，兒子理應為父親隱瞞。有時候為了保全家庭倫理，可以犧牲政治倫理。可見孔子心目中孝具有優越性、優先性。但從孟子、荀子到《孝經》倫理思想發展過程中，孝所代表的家庭倫理逐漸失去其優越性、優先性，而成為貫徹忠君原

則的輔助工具。其教孝是為了勸忠，行孝是為了盡忠。盡孝而侍，近乎為表裡密不可分。這些觀念在古代社會的觀念裡一直發生，尤其是小說戲曲中的人物。田浩教授在這次講座中就是要談通俗小說《三國演義》中的忠和孝的關係，田浩教授的論文並沒有分章節，但內容安排則條理井然，頁 2 到頁 5 梳理《論語·子路篇》吾黨有直躬者章，還有《孟子·盡心上》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章，《孟子·離婁上》天下大悅而將歸己章，主要在釐清家庭倫理的孝與政治倫理的忠的關係。從第 5 頁到第 9 頁，取《三國演義》第 36、37 回，徐庶，也就是單福，剛才田浩先生已經講了很多。徐庶的遭遇為例，論政治倫理的忠與家庭倫理的孝相衝突，徐母阻止徐庶的一段話，可說大義凜然、令人動容，為了讓徐庶知道忠孝不能兩全，徐母還以自盡來明志。我們都知道，徐庶就是單福，他要走的時候又推薦諸葛亮來為劉備規劃大事，可見得單福，也就是徐庶在幫劉備的忙時是盡心盡義的，他是忠臣。但是現在忠和孝發生衝突了，為了救他的母親，他把孝放在第一位。所以他又講了一句話，縱使曹操相逼，庶亦終生不設一謀，他不會違背劉備，他不會幫曹操設計謀略或計畫，可見他對劉備是忠心耿耿的。徐庶這個事件強調政治倫理的重要，包括家庭倫理的孝。關於這個事件，田浩教授的評論大意如下：徐母和單福成為一個生動的事例，顯示對統治者的忠誠，是比對雙親的孝心更為重要的。徐母的要點是衝突按正確的抉擇，這小說利用了司馬徽的判斷和一首盛讚徐母的詩去強調一件事，國家忠誠比盡孝道更重要。關於單福和他的母親，是一種嚴厲

的再評估。這種改變不是突然的，而是有一種歷史背景，因為問題很大這裡就不討論它。再來就是談到貂蟬、呂布和董卓的關係，田先生談的很多，因為王允認貂蟬為女兒，所以王允交代的事情貂蟬不能不做，這是孝的表現，要她去嫁給呂布，又嫁給董卓。照道理，貂蟬可以不必這樣做，但她為了完成父親的心願，所以她去做了。另外董卓和呂布的關係也很複雜，呂布老是要殺董卓，但是因為他們有父子關係，所以下不了手。我們可以看到三國歷史是因為親情的關係等等而錯失了機會。這個就是孝的道德觀暗中在左右整個局勢，我們看成所有的文章的論述。

最後我把田浩教授的結論稍微講一下。當孝心和對統治者的忠誠相衝突的時候，統治者對一個人的忠誠會有更高的要求。《三國演義》中的貂蟬為了王允，也為了反對篡漢之人，犧牲自己，所以她的評價會比較高。因為呂布認篡漢之人做父親，所以他的評價比較低。再來兄弟的情誼對國家的忠誠也會有挑戰，也就是私情和公益的衝突問題。桃園三結義三兄弟，造成家庭父子間的緊張關係，對孔子的政治系統提出了一點質疑，孝道反而是個平衡點，可維持兄弟利益、又可維持國家利益。第三點，或許以前的價值觀是公共和個人的利益衝突，趙雲說：「漢賊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願以天下為重。」這表示國家利益比個人利益更重要。趙雲在建議劉備不要為關羽出兵時所說的話，和關羽放走曹操時都有類似的想法，這些都涉及個人及公共利益的問題。很不幸地在漢朝沒有英雄能把公共利益放在私人利益之上，那是我很早以前就發現的，

這是田浩先生的結論。

這裡有幾個問題想請教田浩先生。前面提到說它有歷史背景，因為時間的關係，所以他不談，我們還是希望能談一談，因為這很重要。第二個，我不知道田浩先生有沒有到過徽州棠樾村，安徽南部的徽州棠樾村看貞節牌坊，要進棠樾村，貞節牌坊就按照忠孝節義排下去。文化大革命的時候紅衛兵要把這些貞節牌坊拉斷，因為它建得太堅固，所以它拉不斷。紅衛兵們很生氣，就用鐵鎚、石頭把柱子敲了敲，凹了很多洞。但是現在棠樾村的貞節牌坊變成了棠樾村人的共同財產，觀賞還收門票，一張可能 300 塊人民幣，如果去看就要花很多錢，使得棠樾村變成一個很富有的村莊，每個人都開高級汽車。我看到這個以後，就想起忠孝節義這樣的觀念在庶民階層還是相當穩固，相當地深入。可能是從小說、歷史記載、或者傳說而來。我們看《三國演義》它所講的這些忠孝節義跟棠樾村的婦女，或者他們的人民，他們想要去追求的，好像都是差不多的價值，都是要追求忠孝節義。我的想法是這樣，他們從小就被教導去追求忠孝節義，一生可能沒有機會得到大名。這樣的榮譽，他可能還會要求他的小孩繼續做下去，這就是中國傳統倫理道德之所以能夠繼續延續下去的原因，不知道田浩教授同意不同意我的看法。我對這個論題沒有什麼特別的心得，我就報告到這個地方，謝謝。

主持人林啟屏教授：

非常謝謝林老師，其實老師很謙虛，雖然說沒有深入研究，不

過所問的和所談的，其實都直指問題的核心。如果我們這麼來講，所謂的關係以及倫理價值的需求，其實涉及到不同的家庭生活型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許琅光教授提到父子中軸線為核心的東方家族結構背後優性屬性的特色，就是權威性。權威性包含了上下支配的特徵，表現在父子的關係結構中，甚至複製變成一種擬血緣的君臣關係上，其實這構成我們生活世界中許許多多價值行為。但是這種價值行為，總是會在各種不同具體脈絡當中碰到有衝突的狀況，這時候選擇就需要我們回到人的本質上去思考。這就涉及到我們在關係當中所顯現出的這個角色本身應該有什麼樣的功能？這個功能又發揮了什麼樣的結構特性？我們從這觀點把這議題整合起來的話，它碰觸的問題就是：有什麼樣的名，就有什麼樣的理；有什麼樣的理，那就有什麼樣的責任；有什麼樣的責任，那就有什麼樣的分際，就必須得要有相應的行為。

剛剛田教授在談到舜為天子，瞽瞍殺人這件事，記得勞思光先生就針對這個議題做過說明，稱這是一種責任之不相容所造成的問題。而這個問題後來在學者的研究裡頭，包含黃俊傑先生、吳光明先生他們就說背後有一個血緣優先性的選擇。那麼這樣的血緣優先性從什麼時候開始呢？如果我們從先秦時期可以看出這樣一個特徵，那麼他的轉變之機是在什麼地方？講到這裡我會想到我還在學生階段的時候，有一次跟孔德成孔老師在談類似的問題，我提到一個想法，孔老師覺得有可能是這樣。內容是在漢代註解有關《孝經》的觀點裡頭，其實已經產生一種微妙的變化，也就是當專制國

家形成的時候，國家體系的意志變成是這個社會關係網路金字塔上端的點，因此所有關係的磁吸效應就往那邊移動。一旦移動了以後，以君為核心的世界便構成。當然在儒家裡頭，徐復觀先生也曾經講過，在中國的政治哲學發展背後有一個二重主體的矛盾現象。但無論如何在這樣的政治哲學下，當表現為庶民生活中的文學傳本時，它就更真實的進入到我們的生活世界，影響我們的生活。我想兩位老師剛剛所談到的，事實上正是類似這樣的課題，我覺得我們應該再給兩位老師掌聲，謝謝他們給我們的演講。現在我們把握時間，看看同學或是在座老師有沒有問題想跟田浩教授提問的。

提問 政大政治系張其賢教授：

林院長、林老師、田老師好，我是政大政治系的張其賢，我負責教授中國政治思想史，所以今天非常高興來向田老師學習。我想提一個問題和另外一個聯想。我先提聯想，就是我覺得田老師注意到女性在政治生活裡的重要信仰，貂蟬，這非常有意思。其實我想類似這樣的主題，近年來的思考，我覺得李安導演的《色戒》，好像是一個蠻不錯的例子，可以代表一個對於這個問題更新的思考。女主角是一名女性，她在政治生活裡面她要處理到很多複雜的問題，這是一個聯想。我提我的問題，田老師好像認為說忠孝可能是互斥的、不協調的、不相容的，不知道是不是這樣？我有個想法，有沒有可能它們不是互斥的關係，而是當我們在決定這兩者中間是具有比較、優先關係的時候，那麼優先的價值並不是否定或排斥那

個價值比較低的，而是有包含在裡面。譬如說像《論語》中說孟懿子問孝，孔子說：「無違。」後來孔子解釋說：「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認為說，讓父母得到最好的是孝，可是孔子認為說，合乎禮的方式才是比較對的。如果是這樣子，我們用合乎禮的方式去盡孝，其實禮並沒有排斥孝，而是包含了孝。所以忠和孝，還有很多如義和利，會不會未必是互斥，而是那個優先的項目其實是包含後面的項目？這是我的提問，謝謝。

主持人林啟屏教授：

謝謝提問，那我們再收集幾個問題。

提問 政大中文系系友莊祐端：

各位老師同學大家好，我是政大中文系的系友莊祐端。我有個問題想要請教田浩老師，就是說《三國演義》的故事發生在漢代末年，而《三國演義》的成書是在明代中葉，從漢魏時期到明代中葉的時間不算短，約一千多年的時間，所以我想請教田浩老師的問題是說，《三國演義》出現的忠孝衝突，它究竟是反映漢代末年的價值觀？還是明代人的價值觀？又或者它是明代人對於漢代社會的想像？那如果從漢代到明代中間有價值觀的轉變，是否可以從《三國演義》將這種忠孝觀看得更清楚？這是我的問題。

主持人林啟屏教授：

還有沒有哪位老師或是同學要提問的？車老師？

提問 政大中文系車行健教授：

我也問一個問題，剛才前面的莊祐端的問題也讓我想到，因為田浩老師講的是《三國演義》，但是回溯到忠孝一些價值的最早儒家來源是孔孟，但中間經歷的時間是很長的，田浩老師是不是可以把這個歷史背景交代得更清楚。我還想到一個問題，這中間的一個環節就是《三國志》，真實的三國歷史到有點虛構性質的《三國演義》，時間跨度仍然很長。我在想這些人物、這些事件，有些在三國歷史是確實存在，有些可能沒有，是虛構的，我想田浩老師是不是在講這些忠孝價值觀的衝突的時候，有沒有需要把三國真實的歷史情況也考慮進去？因為畢竟《三國演義》當然可以反映中國古人的價值觀，特別是庶民社會這一塊。但它很多成分也是小說家言，是虛構的。那它是不是能夠真實的代表某一種真的事件或是行為？像一個歷史事件那樣是曾經發生過的？所以我想是不是也需要把真實三國的歷史考慮進來，這是我的一個建議。

主持人林啟屏教授：

那我們已經有三個在座的學界同好所提問題，和林老師的評論，所以先把時間交給田浩教授，請他對以上問題做一個簡要回應。

田浩教授：

很感謝你們提的這些問題，特別是林老師把我的觀點闡述的清楚多了。之前，我也曾到安徽看過牌坊，幸虧我去的時候比較早，不必花很多錢，那時可以比較自由地參觀，所以運氣好。提到這個牌坊，我覺得很有意義，他們有忠孝觀，把忠放在第一位。當然這個牌坊是經過明清政府批准的，基本上表示官府的立場，難怪把忠放在第一位，這也是非常相關的。

討論忠孝之辯，我承認衝突、矛盾之類的字彙，大概有一點兒過份，可是我希望用比較特色或激烈的例子，把忠孝之間張力或衝突的關係突顯出來。要不然，我擔心我們當代人不夠注意到道德、政治等等很深刻的選擇。比方說，我在美國的大學現在有很多從大陸來的大學生，其中有一些到我的中國歷史課來。這個學期有一個女生告訴我，她覺得我這樣子的說法沒有道理，因為儒家的看法跟共產黨的看法都很保守的，所以兩個意識形態的道德觀一模一樣，沒什麼要緊的區別。當然我知道你們比她當然清楚多了，可是我聽她這樣說，我嚇一跳。我想這是個很好的例子，在歷史上大家想辦法把儒家的道德觀和當代政治文化立場融合、協和、統一，可是混在一起的時候，中華文化傳統的多元性被簡單化太多了。我要強調的是，如果我們注意到孔、孟把孝道當做了優先選擇，就可以比較清楚地看後來的確有很大的改變。包括《三國演義》的文本，也想辦法利用孝道支持忠義，但這樣努力要融合忠、孝，當然還是表現

出了某些張力和衝突。我覺得牌坊、民間的風俗等，也體現這類選擇的影響，而且連民間的概念，實際也受到政治文化的影響，所以情況要複雜得多。

最近研究道教的柏夷（Stephen Bokenkamp）教授，還有研究佛教的陳懷宇教授，他們兩個現在都在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我們合作做一個研究課題，我研究了一下世界朱氏聯合會，其中有人想在東方恢復儒家的思想。柏夷看我的題目，覺得有些啟發，他要研究當代的道教，陳懷宇研究當代的佛教，為了理解中國當代的想法，怎麼利用三教來改造社會的風俗、當代的政治文化，我們就做了一個意見表。柏夷夏天就帶到廈門委託一些廈門大學的大學生，帶著採訪一些人，我也利用這個機會，把兩個跟今天有關的題目塞了進去，非常有趣。總共採集到兩百多份意見表，我目前還沒來得及仔細判斷。其中有些同學就不太了解《三國演義》。假如他們了解《三國演義》，就像張其賢先生一樣，不太肯承認有這麼多選擇張力或衝突，從他們的立場來說，應該可以想辦法把兩邊要求調和，所以這樣子的傳統一直到當代的中國大陸，還是一個主流的方向。

漢末到三國的情況與明代當然有很大區別。三國歷史與《三國志》也不簡單。那個時候，特別是魏晉的時候，一方面儒家思想受到很激烈的批評，而道教比較紅；另一方面，很多大的貴族要利用儒家的禮教思想強調家族的禮。特別是西晉滅亡以後，無論在異族佔據中原留下的貴族，或者逃到南方去的貴族，這些貴族家庭臨時（至少 300 年之際），算是唯一或最主要的保護儒家經典文化的勢

力，因為朝廷很弱。貴族就利用儒家禮教思想、儒家的家庭權威，來保護家族和諧與社會上地位。在那段歷史，孝道有特別的作用，而特別重要，我應該想辦法去研究那時代的複雜情況。

林慶彰先生所提到歷史的背景，這個當然很重要，而且我也完全同意幾位教授的立場，《孝經》是一部很重要的經典。《孝經》的立場跟政治文化存在多方面的配合，而且比較緊密，跟孔孟的思想隔了一大段，所以研究這樣的歷史背景的發展，《孝經》特別重要。漢朝推崇儒家的思想，排斥其它學派，這樣的政治文化，我覺得是重要的政治因素，忠超過了孝的優先地位。忠義的繼續發展有很多很複雜的原因，比方說，其中皇帝比較直接地控制了少府、太附等的錢（來源於商業和商人的賦稅等），政府的財政則主要依靠農民、土地的稅。在歷史上，商業經濟越來越發達，使得皇帝比官僚更有錢、更有權威。當然有很多其他的原因，可是從皇帝的權威來看，宋朝不如明朝，明朝不如清朝。我在中國通史的課，以前我覺得將中國政治文化的演變，解釋給美國同學很難，因為在很多美國人看來，中國文化從古代開始以皇帝為主，所以中國人一定很喜歡有強大的中央領袖人物，他什麼都可以完全控制，多半美國同學有這樣的概念。可是我覺得這樣太簡單化。美國紐約受到 911 襲擊以後，美國人立馬就自願放棄很多寶貴的自由權，增加了中央政府的權力。我就利用這個例子，希望在這門課，讓大學生稍微了解一點，中國人不是從開始時就一定要設立這種完全由政府控制的獨斷傳統，可是碰到很多危機的時候，常常認為是中央政府、尤其皇

帝、應該解決這個危機，而且必須增加皇帝的行政力量以及獨特權威。以至到當代，並不是完全為了壓迫老百姓而擁有行政大權。而是在歷史上有很多一步一步的累積，導致如今這個國家的領袖有那麼多的權威。我覺得這個歷史背景值得更多研究。我明年年底必須在香港中文大學做余英時先生歷史講座，希望在那個時候，可以特別討論這個問題。因為這個問題跟余老師一輩子掛慮的題目有密切關係。希望在那個時候，我能有稿子送給林慶彰老師，向他請教。

主持人林啟屏教授：

非常謝謝田浩教授的回應，的確他剛剛提到有關專制國家的形成，會跟我們今天所談的課題，忠跟孝之間的倫理價值體系有密切關聯。事實上從過去的以往學者在談整個中國古代國家形成的條件，牽涉問題甚廣，例如從具體的社會政治條件，甚至包含水利設施的條件，都是可以思考的方向。不過，最後慢慢要逼出一些問題的討論時，常常不得不碰觸到類似我們今天所談的這些相關課題。我覺得這是值得一直持續下去的課題。不過因為田浩教授遠道而來，休息的時間也還不夠長，今天又做了這麼長的講演，是不是讓田浩先生也能休息一下，大家再次熱烈掌聲。